



芝巷村的人們

徐开壘 著

新文藝出版社



徐 开 壘

芝巷村的人們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6 •

芝 巷 村 的 人 們

徐 开 壘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一 五 五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號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037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字數 31,000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6) 0.20 元

目 次

范东科当家	1
一封信	6
花与果实	11
青年節約隊	16
新人物的產生	20
他站在階級斗争的前列	24
海上女駕駛員	29
芝巷村的人們	35
和洪水战斗	42
飼養員張金發	46
两个來自農村的年輕人	51
在格朗和山区里	58

范东科当家

通常每一戶人家都有那么一个老年人，不論他是長着花白胡須的祖父，或者面部打着褶皺的祖母，他們总是一整天辛苦地操勞着，而偶然有空的时候，又老是在屋子里轉着，不讓自己兩手有个空閑：不是把倒着的凳子扶扶正，就是把打翻在桌上的杯盤收拾起來。

因此，屋子里总是給弄得干干淨淨。

在國棉六厂，也有那么一个老人，尽管他成天在配電間忙得喘不过气來，但也还得到各个車間去兜兜圈子；他在那边簡直好象是一个拾荒的人，他分明对每一件东西都十分珍愛；一俯一仰地老是把人家丟弃在地上的什么东西都撿起來，讓自己兩只口袋永远裝得滿滿的。然后揀个厂礼拜天，人家休息着，他一个人从曹楊新邨跑來，东撫西摸的到处檢查机器，有什么已损坏或將损坏的，他就动手裝修起來了；这时他就再也不用不着到物料科去領这領那，他口袋里有的是：洋釘、螺絲、銅管……

这就是提了十五件合理化建議、为國家節省了十四万元財富的全國紡織工業劳动模范范东科。

今年二月間的一天，天气还没有暖和起來，人們还穿着棉袄或者毛衣。这时候，國棉六厂地下的自來水管坏了，准备間和清花間夾道的路面崩裂，地上滲出了大片的水。嚴重影响生產工作的進行。

范东科带头把泥土翻出來，自己鑽進地底下去，領導了几个同志進行着修理工作。

忽然，从曹楊新邨來了一个電話，声音十分緊急，說这个電話是从范东科的家里打來的：“他的老婆生病死了，叫他立刻回家去！”

听電話的人慌張地奔跑至修理自來水管的地方，在地洞旁，他俯下身去，把那不幸的消息帶給了范东科。

范东科怔了一怔，臉色轉白，手也抖顫起來。——他多么关心爱护着他的妻子！最近几个月，自从她生了病以來，他总是尽可能地在回去的时候帶給她吃的东西；并为她不断地求医買藥。——但是，虽然如此，隔了許久，大家还不見他从地下走上來，只听见他用手接触着水管时發出來的“噁噁索索”的声音，繼續不断地响着，急促而又緊張。

隔了一个鐘头，曹楊新邨的電話又來了，可是这艰苦的修理工作既費时又費力，范东科还是繼續在地下干活，沒有走上來。

接着又是第三个電話……

范东科直到把修理工作完成之后，才老泪縱橫的走上地面來；而時間却已經是晚上六时以后，离他的妻子逝世時間已經將近四个鐘点了。

普选开始，当大家了解到普选就是为了选出人民代表的时候，就几乎沒有一个人不想起范东科。

“除了他，还有誰？”很多人双手一攤，用反問的口气來回答我关于范东科的一切問題。

原來范东科曾經創造性地以很低的成本在各个車間里裝置了冷風設備，使車間溫度得到了很好的調節。当这个設備

完成以后，在夏天，工人再也不象在蒸籠里干活了，因此生產效率大大提高。

范东科又把漿紗間用过的高热的蒸溜水（廢水），用机器打到洗澡間，加以适当的冷水，这样就保证了洗澡間每一小时的热水供应。大家再也不必在放工时为洗不到澡而發愁了。

范东科不但关心大伙兒的生活，更主要的是他經常帮助大家提高生產。例如有一次，当皮輥間換了新皮輥之后，工人們都表現出不愉快的形色，范东科就問他們：“旧的皮輥換了新的，为什么反而不快活呢？”大家就告訴他：換了新皮輥之后，紗的断头就多了，“生活”就很难做。但为什么新皮輥会增加断头，大家都研究不出原因。

范东科想了一想，就拿了一只新皮輥放到自己的衣袋里。到了晚上，他又到皮輥間，把那只皮輥从袋里取出來，对一个工人說：“你裝上去，試一試。”果然，那新皮輥和旧皮輥一样，不再發生断头現象。这样，范东科就对皮輥間同志說：“新的皮輥代替了旧的，是因为热度不高，才發生断头現象；在衣袋里藏了一天，新皮輥得到了热气，做‘生活’时就不会有断头。所以問題不在于新皮輥不好，而在于怎样調節溫度。”隔了几天，范东科为皮輥間改裝了电爐，溫度提高，新皮輥的断头現象大大減少。

“說起找竅門，就算范东科多。”工人們經常地这样給人介紹他們的劳动模范。

当范东科被提名为代表候选人时，我去找他，他那时正忙着。看他这样忙，我想还是揀个“厂礼拜”到曹楊新邨他家去跟他閑聊聊罢。但不行，他在“厂礼拜”也是不休息的，原來越是大家停工，他越是要到各个車間去檢查这檢查那，替大家改

進設備。

“你不知道，”一个工人同志对我說：“他把厂里当作他自己的家！每一件东西他都照顧到了。”

“替人民做事，做了一分的工作，就有十分的榮譽。我真焦急，我不知道怎样才好！我想我今后只有多做一些，做到十分，去符合大家給我的榮譽。”

普陀区第二选区参加选举的选民有五二一三人，范东科得到五一五七票，他是四个当选的代表中得到票數最多的。在总结大会上，他被工人们簇拥着最后又拥着登上台，铜鼓喇叭都朝着他吹打，满场的拍手声音更是象雷一样的响。

然后范东科領了当选証，衣襟上給挂起大紅花，花底下挂着一个紅色綢条，寫着四个金字：“人民代表”。

当他被选为人民代表不久，他就开始把搖紗間七十五匹馬力的馬达，改为三十五匹馬力。这样，既不妨碍馬达的寿命，又可以每小时節省电力四十度。

因此，当國棉六厂宣布提前两个月完成上繳利潤計劃的时候，范东科又以在第四季度为國家節省了十九万一千度电力的新的消息，回答了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祝賀。

元旦那天，他被邀参加了市委、市府和上总联合举行的联欢大会。他象小孩子走進了童話里的樂園一样，沿着擺滿了花朵的走廊，看自己和其他劳动模范們工作时的大照片；他又象遇見了自己家里的人一样，直向一些熟悉的同志打招呼，甚至和一些原來不熟悉的人也握起手來了。

过了几个鐘头以后，他忽然不安起來，因为他想起了去年的今天，当他也同样参加了一个联欢会之后，回到厂里，厂

里却已經出了岔子：細紗間和布機間的噴霧器沒有掌握好，生產受了很大的影響。

他想到這裡，心裡的歡樂立刻消失在他的不安之中。他看到牆上畫的壯麗的社會主義社會景象：林立的工廠和汪洋大海般的稻田；他再也無法在聯歡會中繼續逗留下來。

這一天，他提早離開了會場。

回到廠裡，廠裡也在舉行慶祝會，大家鬧哄哄地在唱歌和歡笑。

范東科却一個人回到配電間裡工作著，他仔細地檢查了一下，心裡想：別讓電弄停了，打斷了大家的好興致。接著他又想：要是廠裡有更多的人懂得弄這個電的玩意兒，那多好！……

第二天，他那個用著大紅紙寫成的決心書貼出來了：他要改正盡讓自己一個人忙著的現象，他要好好地培養青工。

一九五四年四月

一 封 信

在上海郵局提籃橋區分局里，年輕的十九歲的投遞員王慎賢，有一天在他的郵包里，發現了這樣的一封信：

上海江浦路底二百八十五號
郁 賽 英 女 士 收
解放軍××部隊×寄

他看了信封上的地址後，知道這又是一封要費周折的信。因為江浦路底已經是郊區，那邊總共有八個地方，象興隆街羅，西菱白園羅，東菱白園羅，胡家弄羅，還有西大同公所，徐家巷，陳家頭，蕭王廟。那末這封信究竟是哪一個地方的“二百八十五號”呢？

他想了一想，然後下了結論：“那一定是興隆街的！”因為除了興隆街有三百零三個門牌號碼之外，其他七個地方的門牌號數都沒有上百的呀！

到了興隆街二百八十五號，一看原來是一家棚戶。一個老婆婆坐在那裡，旁邊站著一個老伯伯。

“這封信是你們的么？”

老伯伯拿來一看，搖了一搖頭，把信還給他說：“沒有，這裡沒有姓郁的！”

王慎賢就又在那二百八十五號的左鄰右舍問了一陣，都說沒有。他想：莫不是寫信的人把門牌號碼寫錯了么？

“或者是二十八号，或者是八十五号，或者是五十八号……”他骑着自行车，一路上想了又想，想出许多可能的号码。于是他沿着兴隆街，问了二十八号，五十八号，八十五号……

可是，没有，还是没有！

会不会在西菱白园，或者在东菱白园，或者在另外的五个地方？

到了西菱白园，一个妇女看他问了八十五号，又问五十八号，兜来兜去，兜个不停，就说：“送不脱就送不脱，烦死了！”

到了胡家弄，二十八号住户里的一个女人，看见他年纪很轻，拿着一封信问东问西，就叹了一口气，把双手一攤，对人发起議論来：

“‘新邮差’真没办法，几个号码还弄不清楚！从前，‘老邮差’，这么一封信一送就送到！”

.....

这一天没有结果，王慎贤并不灰心。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半，他到了江浦路派出所。一位驻所的民警同志告诉他：所有公出的户籍警都要到十二点钟才能回来。

“你等一等吧”，那民警说：“也许有办法的。”

十二点钟了，十几个户籍警都回来了，那驻所民警就把那封信拿进去传递给大家研究。

半晌，民警笑嘻嘻地跑了出来。王慎贤一阵高兴，心想：“一定有着落了！”

但立刻一个响亮的声音回答了他：“没有呀，大家都不知道那郁赛英！”

没办法，王慎賢想走了，但又來了一綫希望！那民警說：

“我們還有一位同志在生病哩，你要去看他么？也許他知道。”

這位戶籍警同志住在西菱白園十一號，王慎賢立刻跑去看他。他從病床上爬起來，一看那信封上的名字，還是搖頭。

當天下午，王慎賢又到江灣區風城新村派出所去問。那邊一個同志把信封看了一陣之後，又把它丟還給王慎賢。

一切可能的，都問遍了。還去問誰呢？他想，也許居民委員會曉得的，就騎着自行車到各個居民委員會去問。

在陳家頭居民委員會辦公室里，一個年輕的男子不知道為了什麼，正坐在那邊生氣，一看到王慎賢拿着信來問，便把臉孔一板，又急着回轉頭去，把背朝着他，喝道：

“沒有！”

王慎賢又到西菱白園居民委員會去問。剛到門口，就看見一個人站在那邊，嘿，正是昨天碰到的那個住在五十八號里的婦女。

她一看見他，連忙說：

“真麻煩！你又來了！我不是向你講過：信送不到就退脫好了！”

旁邊一下子走攏來許多人，王慎賢就趁着這個機會，要大家傳閱一下，看是不是有人知道“郁養英”。

大家正待傳閱時，那婦女又說：

“不要理睬他！”

王慎賢只好回來了。……

第三天早晨，王慎賢在局里把那封信交給同班的四個同志商量。大家想：這封信既然已經在各處遞送過，那末只好交

到退邮科去了。

王慎賢拿着那封信，看了又看，看了半晌，忽然想起在过团組織生活时，同志們曾談起在業務上要多向老年工人學習。他想，那末去問一問范朝恆吧。

那范朝恆已經在邮局工作了將近三十年。他听了王慎賢的詳細陈述后，就把那封信拿过来詳細看了一下，然后慢慢地問道：

“六十五号你送过沒有？”

王慎賢心想：六十五号沒有送过；但信封上明明寫着“二百八十五号”六个大字，哪里來的“六”字呢？

“我告訴你吧，”范朝恆看見他有些半信半疑的样子，便道：“那寫信人可能把別人寫給他的地址六五号的‘六’字，看成‘二八’，所以寫成二百八十五号了！”

王慎賢象絕处逢生，得到意外的希望，欢喜得立刻就向外跑。这天下午正是他的公休時間，但他哪里还管得了这些呢！

“六十五！”“六十五！”他滿腦子里都是这个数字。

跑过兴隆街，跑过西菱白園，跑过东菱白園，跑过胡家弄，跑过西大同公所，又跑过徐家巷……这次他只問那六十五号，再不問其他，深怕又遇見了前兩天十分討厭他的人。

他騎着自行車象飛一样地找尋郁賽英。

終於到达了第七个地方，到达了陈家头的六十五号門口。

这是一个農家，一个農妇正在灶間用稻草燒飯。

“这里有沒有郁賽英？”

在他十分疲倦和十分刻板地問了這句話后，忽然整个世界亮了起來，那个農妇站起來答应：

“有呀，我就是……”

請想想王慎賢这时候的欢騰情形吧，他在事后曾經这样形容他自己：“我是渾身發了热，我的眼泪也掉下來了！”

他是多么欢乐呀！

关于王慎賢这个全國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積極分子，这个被团邮电委员会表揚为“优秀青年团员”的青年团员和共產黨員，有着許多感人的故事，我們只說了其中的一个。

一九五五年三月

花 与 果 实

棉紡織厂搖紗間工人許阿三从厂里放工回家來，一路上跑得气喘喘的，滿臉通紅，頭髮也被風吹得很蓬亂；这个將近五十歲的中年妇人，她的瘦小的身材，远远看起來还象一个十三、四歲的小孩子。她的右手按着藏在衣袋里的卡片套，左手不停地前后搖着。轉了一个弯又一个弯，終於在一条小弄中的一間小屋前停住了。

这就是她的家：西康路一三七一弄××号。那条弄堂从前叫“石灰窑”，过去整年積儲着污水，蚊子蒼蠅滿天飛，晚上無法睡覺；碰到下雨，屋子里大半个床脚就埋在水里。

她跨進了門，就滿臉高兴的用手摸衣袋里的卡片套，一边想：“給她們瞧瞧！”

恰巧屋子里今天特別熱鬧，鄰居們正在屋子里和許阿三的婆婆在閑聊。一見阿三進門，大家就搶着叫“大嬸”，站起來讓坐。阿三家是四代同堂：她的媳妇这时正一手抱着剛滿月的小孫女兒，一手替阿三盛臉水。

阿三來不及和大家打招呼，就把那身边的卡片套掏出來，兴奋地说：

“你們瞧，就是这样的！”

大家一看，原來那卡片套里放着一張选民証，上面寫着許阿三的名字，还印着一顆大紅戳子。她們昨天就听許阿三講過了，說要領那“当家証”。大家过去只知道許阿三在家里主

持家务是一等的：床是床，被是被，什么事情都安排得整整齐齐；工厂里的事，許阿三也有一分主意兒，那还会錯的么？大家就更搶着那証兒要看。

原來她們的厂是本市普选先行点之一，別的單位还没开始选举，她們已經在九月中旬开始了。在最初，許阿三对普选的意义，一点也不懂。有一天，小組長和选举工作队同志通知她去参加全厂四千多人的大会，她就問：“这次大会听什么报告呢？”小組長說：“听关于普选的。”許阿三从來沒有听說過“普选”二字，因此她把这两个字誤听为“保火險”了，她心里想：“保火險有什么可以动員的？过去不是早已講过了嗎？”

后来听了党委書記和厂長的报告，她才知道原來普选是要叫大家更好的当家作主人，要大家親自推派代表去管理國家大事。在选民榜公布的时候，她挤在人群里找自己的名字，找了十分鐘，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的四九三四工号找到，然后發現自己的名字就在那工号下面：“許阿三”三个字給寫得胡桃一般大。她看了覺得有些象二十七年前她做新娘时的情形：半是害羞，半是高兴。她从來沒讓人家把自己的名字寫得这么大，然而現在……“大伙兒的事，我真要好好的干啊！”

她領到选民証时，真是快活。那是在下午三点鐘，她从搖紗間放工出來，人家通知她們小組里的人去會議室領选民証，大家拥上了樓，喊到了名字，就伸手領証。

“許阿三！”有人高声的喊。

許阿三把証兒接在自己手里，她的心有些跳动。在前一天，她听完厂里文工团同志唱，說有一位王大娘拿了选民証，放在箱子里怕被老鼠咬坏，藏在身边怕遺失掉，急得没办法。現在她自己真也有这个情景；一时想不出藏到那里去才好。

听选举工作队同志说过，上了十八歲的成年人，只有精神病患者、地主階級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才沒有選民証。那麼她能不好好地把那選民証保藏起來么？

終於她把那証兒放到她那放着服務証的卡片套里去，這淡藍色的膠玻璃套兒，映着蓋有紅印的選民証，分外感覺得可愛。

回到家里，看見鄰居們都疼着這寶貝兒，她的興頭就更大了。她連忙把那証從她們的手里收回去，說：“這比鄉下的土地証還緊要的呢，可別撕破了。”

她兒子在一家江淮劇場打鑼鼓，這時剛從劇場散戲回來，看見他的媽媽在大伙中首先得到了領選民証的光榮，就存心奉承他娘一番：

“媽，今夜我請你去看‘千里送京娘’！”

許阿三連忙搖頭，她說：“你請客不會揀個禮拜嗎？今晚怎麼行？我得睡足覺，象個主人樣兒，明天趕個勁頭兒上工！”

阿三在廠里做工的历史很悠久了，她在反动派时期，看見姊妹們天天賣力氣，回家沒得過好日子，都讓一批壞人大吃大喝去，心里十分不平，就經常和着大家在廠里“磨洋工”，每天做十小時工，通常只能搖一百二十車，至多也只有搖一百四十車。解放以後，政府照顧工人健康，每天工作時間改為八小時，她却每天能搖一百五十多車，有時能搖一百六十車以上。

普選運動開始以後，全廠四千多人提出“榜上有名，手裡有証，生產有勁”的口號。大家都建立了主人翁思想，使九月分的織布產質量都按時均衡地超額的完成了計劃。十月分生產成績則在九月分的勝利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提高。